

河東先生集

十

河東先生集十

記 弟廿七卷

記 弟廿八卷

記 弟廿九卷

書 弟三十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弘, 毅, 公, 利, 遠, 年, 弘, 毅, 公, 利, 遠, 年, 弘, 毅, 公, 利, 遠, 年.



Red seal impression with vertical text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子京' (Zi Jing) and '子京' (Zi Jing).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河東先生集

集卷第七

記亭池

記亭池

記亭池

頂氏高委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無一本

中丞三字永貞

譚而

譚而

譚而

弘農公刺潭三年

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

少卿為潭州刺史

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

丘陵麓距其涯

丘陵之高原者林屬於山為

外謂之野野

垣島渚洲交其中

有垣小山可依止

州曰渚

○垣音遲與坻同

其岸之突而出者

水縈之若玦焉

玦如環

池之勝於是為最公

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

選者譙國戴氏曰簡

晉史戴逵譙國

為堂而

居之

而有令字

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

與波上下就

艦

音艦也一本艦後持擢處艦今戰

與波上下就

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櫛

音櫛

皆木名櫛似杵

被之菱芡芙蓉

菱芡鬱然而

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

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

謂為方貢

之澤宮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註澤澤宮於

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

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謂莊子文

子也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註云老子弟子莫不揔統以至虛為

極得受益之道書謙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

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

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

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禮記美

哉輪焉美哉奐焉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

世廿二少三十一 河夏卷二十七 世綵堂 以善

徒攄幽發粹居切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

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

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

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

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

之德不可以不記一有字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公刺柳

州裴中丞行立作訾姓也音紫

又即移切一無裴中丞三字姓

苑曰訾今齊人本姓蔡氏漢元帝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

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驚音務馳也

不陵危環山洄江洄逆也四出如一夸竒競秀

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

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堅一作一署之左曰灘水

署州署也灘水出零陵○灘音離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

南之山川謂山銳而高曰嶠達于海上於是

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

裴公來蒞茲邦裴行立元和十二年徙都督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

三五元 八河更卷二十七 三 世綵堂

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

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

公既施慶于下元和十二年冬十月克淮蔡十三年春正月赦天下乃

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悠一作一悼前之遺

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剌奧草荆

扶勿切 斫也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

騰以臨雲氣莊子乘雲氣御飛龍萬山面內重江東隘

烏懈切 亦作阨聯嵐含輝嵐盧旋視具宜具一作其常

所未覩倏然乍見互同以為飛舞奔走與游

者借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周禮夜考南

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司馬相如賦步

言其下可以行步即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

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也

與波昇降作昇一作升苞灘山涵龍宮作涵一作含昔之所

大蓄在亭內作亭一作廷日出扶桑淮南子曰出于

扶桑東夷地名雲飛蒼梧在今梧州海霞島霧來助游物

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

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班固西

二美矣顥音浩白也。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

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安期生琅琊阜接

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

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

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

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闌

闌音環潰市牆曰闌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

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

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

河東卷二十七

世錄堂

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不足以瓌觀瓌一作環。瓌音灌。非是洲之曠不
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
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藉或作籍 籍謂記也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集中有柳

中丞墓誌及祭文按記云歲在辛卯蓋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

河東卷二十七

五

世綵堂

以面勢

面勢謂方面形

無樽櫨節枕之華

樽

也櫨柱上跗也語山節藻枕註節者柄刻鏤為山枕者樑上楹畫為藻文○樽音薄櫨音盧枕不斷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

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

左傳相二年是山翠

然起於莽蒼之中

莊子逍遙遊篇通莽蒼者三殮而返莽蒼草野之色

竝作上聲○萃慈郵切謂突出也

馳奔雲轟

初六切

亘數十

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

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

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

常故曰荒服言此俗叅夷徼音也周王之馬

以見邕州遐遠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遠遊宿

跡不至于崑崙之阿賓于西王母鵠于瑤池

之上而不至也左傳昭十二年穆王欲謝

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公之履齒不及南山史謝靈運登躡常着木屐

其後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和

六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公從兄名

公嘗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謂此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

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

以寄勝槩迺塗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

也仰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

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

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椒山顛也於

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

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

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是亭也僻介閩嶺佳

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一作是貽林

河東卷二十七

世採堂

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字一無韋使君三

韓本註刺史

韋彪公昭永州十年其州刺史

見公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

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

公見修淨土院記五年以前刺

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

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

見簡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能

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所

謂韋公蓋在七八年間者也見

上嶺南鄭相公啓及黃溪祈雨

詩

將為穹谷堪巖淵池於郊邑之中

將為起句用莊子胠

人河東卷二十七

世霖堂

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

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

九疑山名在零

其始度土者書惟荒環山為城有石

焉翳于奧草于平一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

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

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

丘如蠲之瀏如音溜水清貌既焚既醜山宜切

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

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

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

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

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

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

譙門之外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

名譙故謂美麗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

樓為麗譙 八河東卷二十七 世綵堂 奎

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

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

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

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

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

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

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以為二千石楷

法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

崔公名能公嘗作湘源二妃廟碑云州刺

史御史中丞崔公即此

來蒞永州間日登城北墉

間一作百

墉垣也

臨于荒野藂翳之隙

○藂與叢同聚也

見怪石

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

伐竹披奧歌側以入

側一作仄

繇谷跨谿皆大石

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

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

虛加切

搜其根則蹄股

交峙

股一作肱

環行卒愕

○卒七沒切

疑若搏噬於是

河更卷二二

世蘇堂

剗闢朽壤翦焚榛蕞

於廢切與穢同荒蕪也

決澮溝導

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

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

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

掖肘掖臂下也

可

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

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

攢當作巒巒小山貌巒小山而銳也○山

攢在官切

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

曰年八

十雜然

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齟

厖黑白雜

也詩黃髮觀齒註壽徵○

未嘗知此豈天墜

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

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

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

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

盈一作贏然而有道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乎

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祝下一漢之三公秩

號萬石西漢表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我公

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孝景時

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

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我公之化始于閏

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易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野夫獻

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一有薛令作三字零陵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然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

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

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

河東卷二十七

世綵堂

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

汚塗詩彼汾沮洳如沮洳地羣畜食焉牆

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

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

使假湘源令湘源縣屬永州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

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

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音辨宿蠹藏姦披露

首服音符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

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周禮以鼙

鼓

人河夏卷二十七

世綵堂

圭

鼓鼓役事○鼙音鼻大鼓也雞豚糗醕丘糗

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

澹然自若也音澹乃發牆藩驅羣畜決䟽沮

洳搜剔山麓音鹿萬石如林積坳為池交切地

也音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瓏蕭條瓏

音籠瓏即玲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

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

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

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工一乃作三亭陟

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

饗於恭切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

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謀

謀野而獲左傳襄三十一年禪謀能謀謀於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必子彈琴

而理而必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

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亂慮滯

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

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

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

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

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集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十一

世綵堂

圭

世綵廖氏
刺梓家塾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記祠廟

零陵郡復乳穴記

題作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

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

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貢

鍾乳本草唐註亦載其次出連

州未嘗言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

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

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

世錄堂

河東集卷二十八

世錄堂

以善

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

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

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眈

之熙熙史記天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

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

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

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今吾

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賴利欺誣屏

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

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一本作今令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三十一

河東卷二十八

二

世錄堂

从善

道州毀鼻亭神記

一本毀作斥道州圖經曰昔舜封象

有鼻國即其地按集有道州文宣王廟記薛伯高以十年二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既底于理似非始至之事

鼻亭神象祠也

昌邑王賀傳云舜封象于有鼻註在零陵今此是也○鼻

與庫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伯高由刑部

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

音○罷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漢書如

忘起○痿於危人佳二切風痺病若矇而瞭○矇音蒙騰踴○瞭力小切

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

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

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象不得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以惡德而專世祀

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

墟其地沈其主於江主謂公又懼楚俗之尚

鬼而難諭也一無尚字一無於江乃徧告于

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傳僖十年晉狐

突曰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又曰淫祀無福禮曰非其所祭而

福無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

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一作崇去竒邪○竒居

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作庸以順于道

吾之斥是祠祠下有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

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

一無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

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燠

我有病癘音隆公起其羸髻童之噐音茗公

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

自古孰羨滛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

闕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

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

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明一字無

愷悌達于蠻夷愷一字無不唯禁滛祀黜非類而

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子侯切有堂堂之地隆

三五辛 八河夏卷二十八 四世錄堂 不詳

然負塼甃而起者甃蒲歷切廣四步高一尺

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錘者盡

死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穢呂氏

楚人鬼越人穢注曰信鬼神與穢祥也由是

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

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史記天官書載水

天文志所載一同寔不甘茂盟息壤甘茂傳

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索隱曰山海經啓蓋

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鮫

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鮌于

羽郊事出淮南子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

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

者先死則彼持錘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

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

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公謫永州十年凡為記序其年

月有不可得而考者此其一也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

河夏卷二十八

世錄堂

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

抵丘垤封也伏灌莽詩集于灌木灌木叢生

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

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浪切不可病其敞

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同聚也穹若

洞谷蒼蒼若林麓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

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龕

音堪余得而合焉作合一以屬於堂之北陲之屬

謂切連也北邊也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窪清水也坻

瓜切坻切坳於交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

桂檜松杉榿柟之植木似檜音駢幾三百本嘉

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音檜

步武錯迕阮古切不知所出温風不爍式灼切

清氣自至水亭陋室也○陋胡夾切隘曲有奧

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

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

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

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

河東卷二十八 六 世綵堂 月麻

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伊鳥切

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協韻大和不

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

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集中西山

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記當在前作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髙有僧曰覺照照居寺

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

絕然而薪蒸篠蕩麤曰薪細曰蒸書篠蕩既

小竹箭蕩徒黨切

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

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

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

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類萬類皆出曠

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

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

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

司馬官外乎常負

永貞元年十一月貶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一無

乎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

百七三刀九

河東卷二十八

七

世祿堂

寫

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

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

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

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

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

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

通塞有無之方

塞下一有乎字

以自狹耶或曰然則

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記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

永貞年元永貞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時公

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出為邵州九月貶邵道貶永州司

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

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

隱蔽其戶北嚮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

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

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

臨羣木之杪無不矚焉一本無下不徙席不

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

石五七 六九 丁史卷二十八 八 世錄堂 集

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

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

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

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

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

貽異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元和十年作

越人信祥而易殺祥謂傲化而偈仁○偈音

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漢武帝元封二年

百鬼而用雞卜李奇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

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

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因不食蔽

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

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

因而入焉一作可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

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武后

天授元年七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十人

偽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下

河東卷二十八

世綵堂

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

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

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

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

之廣大達達橫術九達謂之達邑中道曰術

遂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

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

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

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

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其一無庶乎教夷

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

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

菜畦也圃一作圃田若干塍音乘稻治事僧曰退思

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一作翼上人修淨土

院記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馮刺史在元和二年記當

時在是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天竺國一名身毒

河東卷二十八 世錄堂

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釋迦牟尼者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

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

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去聲

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

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

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

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謂

也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

師豈顓語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

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
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晁職曰及僧法林
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
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名重異
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
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
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
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
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

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
廊廡續二大士之像對切續胡疾繒蓋幢幡疾
切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
筏之存乎是水○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
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附○志云余乘舟來

和八年古者姓氏特以別生分
類賢否之涇渭初不由此尊尚
姓氏始於魏之太和齊據河北
推重崔盧梁陳在江南首先王
謝至江東士人爭尚閥閥賣婚
求財汨喪廉恥唐家一統當一

洗而新之奈何文皇帝以隴西
舊族矜夸其臣以房魏之賢英
公之功且區區結婚於山東之
世家貞觀之世冠冕高下雖稍
序定然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
李義府取其家無名復從而紊
亂黜陟廢置皆不由於賢否但
以姓氏升降去留定為榮辱衰
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
婚民俗安知禮義忠信為何物
耶子厚憫時俗之未革故以子
孫冒昧者取況於鐵爐步之失
實誠有功歟

江之澣謂江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吳人呼水

際為步韓文羅池廟碑云步永州北郭有步

有新船若瓜步之類是也 河東卷二十八 世錄堂 方

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

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鍛

都玩切小冶也一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

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

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

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

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

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

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

錡錢鑄刀鈇者

左傳筐筥錡釜之器註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詩臣工庠乃

錢鑄周禮鍛氏為鑄器註錢鑄田器刀鈇兵

甫二音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

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

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為之下子胡不

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

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

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僂音戮斯可以甚懼若

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鈇者則去

河東先生集

卷第二十八

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

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

賈以觀民之所好惡漢時亦分八若是者則

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世綵廖氏
刺梓家塾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水為記凡九皆記或記或不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西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

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

十數夜郎最大此下凡用滇最大邛都最大徙作都冉駝最大公文勢本此邵太史曰子

厚此記云永最善然別云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問則出游復多恐何言之

也不同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浯音吾水名浯溪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世綵堂

在湘水南北匯于湘元結命之曰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於

瀧泉○瀧音雙水名瀧泉奔湍也一作南至于龍東門東至于黃溪

東屯徒門切一字無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

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

行六百步作百一至黃神祠祠一無神祠之上兩

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如一字無與山升降

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小字無平

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論語深則屬淺則揭註以衣涉水為

厲揭揭衣也○揭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

丘列切又音憇

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黛

蓄膏渟黛畫眉也來若白虹來一作采沈沈無聲

沈沈一作沈沈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

不以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

峻流若頰頷斷齧頰頷下也斷齧根肉也○

斤切又音含斷魚其下大石雜列雜一作離可坐飲

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

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

然○鏘七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

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

王姓莽之世也漢書王莽自謂黃虞之後姚

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名籍于莽既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

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號莽

其女定安公太后為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

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

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莊子畏壘之民欲俎

豆謂禮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

河東卷二十九

世綵堂 同甫

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
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音戮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隙○

與隙則施施而行○施如字徐漫漫而游漫○

莫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

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

則更相枕以卧一本無以卧而夢一無卧而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

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態一皆我有也而未

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

法華西亭法華寺名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遂命

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符

切草葉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

勢岬然洼然岬山深之狀注水也汗若垤

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

白外與天際作外水一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

特立不與培塿為類方言冢或謂之培關而

口切塿悠悠乎與顥氣俱音○顥而莫得其涯

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

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

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

冥合冥一作俱一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

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

也

鈞罽潭記

從○鈞音古罽字諸韻皆無

河東采二十九

世錄堂

鈞罽也罽疑是罽莫浦莫即二

切罽註云鈞罽也鈞罽乃鼎具

據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

亦元和四年文云

鈞罽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

山石屈折東流其顥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

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音末水

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

○亟丘

一旦欵門來告曰

欵叩

不勝官租

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賀財以緩禍

○賀音茂交易也

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

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

字一無者

而有聲凜然

○凜在公切水會也

尤與中秋觀月為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

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錡潭西小丘記

註見前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

鈞錡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

而一為

河更卷二十九

五世綵堂

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

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

狀一壯

殆不可數其

嶽然相累而下者

嶽崑山險貌

○嶽音

若牛

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

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

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

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

音剗

諸韻玉篇皆無此

字義當作剗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

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

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一本獸下舉熙有魚鼈字

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

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澹澹水回也

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作悠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

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

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

鎬鄆杜音戶則貴游之士一無之爭買者日

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

河東采卷二十九

世系堂

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

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是一書於石作晨

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篁竹田也聞

水聲間絕一作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

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為坻為嶼坻嶼皆小洲也為堪為巖苦男切

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

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視一云披拂潭中俯日

光下澈徹音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倝

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

斗折蛇行斗謂北斗史記枉矢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

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

陵龔古龔一作龔余弟宗立隸而從者崔氏二小

生曰恕己曰奉壹崔簡之子也

河東卷二十九

七

世錄堂

上

袁家渴記

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

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

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

若鈎鉏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

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大曆元年元結以此巖東向故名之曰朝

陽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

中幽麗竒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

者為渴支一反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

嶂合

高西一作

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

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

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

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

多白礫音歷小其樹多楓柟石楠切石楠亦占

木梗檣樟柚梗木似豫章檣木似柎葉冬不

連切檣音諸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

蔓生草名歡鞦韆水石葛○鞦韆音交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蒼蒨勃

香氣東坡曰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

子厚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蒨蒨勃衝濤旋

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切葳音威蕤儒佳與

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

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

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賈

河東集卷二十九

世綵堂

云八寸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

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

環周鮮苔也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

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鯈魚爾雅鯈黑鯈郭注即白鯈

音條又直留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

渴其側皆詭石怪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庥

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䟽土石既崇而

焚既醜而盈宜切○釀山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

河東朱二九

九世孫堂

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

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

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

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為底

他本或無一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

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跣而往音○揭丘列切又折竹掃陳葉排腐

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

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

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

之踐履耶得意之日意一無字與石渠同由渴而

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

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

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

狹不可窮也

河東卷二十九

十

世錄堂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

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

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

睥睨梁欂之形睥睨通作埤坨莊子云梁麗

同○睥匹計切睨五計切欂音麗睥睨或從

土廣韻引博雅埤坨土墻集韻城上垣杜預

注左傳又作僻倪音義同其旁出堡塢安古

障也堡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

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

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䟽
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
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
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
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
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
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
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元和十年正月公自永
州召至京師三月復出

三十五口十川

河更卷二十九

二

廿九

三

出州南譙門

刺柳州此記作於刺
柳州日篇末自可見

樓譙城上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

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

垂楊地名也

傳置

音轉

傳置謂
驛也

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

亞缺圯

一部鄙切亞
一作凸

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

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䟽

○荆音拂
䟽音踈

樹

以竹箭松檉

丑成切

桂檜柏杉易為堂亭

○易

峭為杠梁

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杠梁皆橋也○杠音江林

木間橫

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

憑一作馮

化為湖衆山橫環嶠闊澗灣○嶠音聊與嶠同澗伊盈切水

絕遠貌灣鳥環一本嶠作崦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

亦竒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

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

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

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

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

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

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

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記不書其年月然當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

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音潰水也北有雙

山夾道嶄然○嶄組咸仕曰背石山有支川

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

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

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甌

子孕

切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

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

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并切曰屏

山其西曰四姥山補切姥莫皆獨立不倚北沈

澗水瀨下沈一作流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

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

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一本作茄房或積

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

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六尺為尋則

河更采二九

世簾堂

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

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

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

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

於上又音枰薄明切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

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楮檉河柳郭璞云今

木名○檉丑多篔簹之竹篔簹竹名節間相

呈切楮音諸郎切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音子又者李

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

立魚在多稜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
 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
 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洄回也因伏無
 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作多一多條雷山兩
 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
 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脩脯
 也糝音所又音胥祭神米糝字諸韻
 糝皆從禾音徒音土沛國呼稻曰糝
 陰酒一作陰虔則應公集有雷在立魚南其間
 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
 焉東流入于潯水

十四 世錄堂 升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世錄堂氏
 効梓家鞿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

書明諉責躬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

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已五年與

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

宗元再拜五丈

前座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

欣躍恍惚

失意也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

定

悸心動也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

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諉交積羣疑當道誠

シハフミ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

世孫堂同甫

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

餘覓百病所集痞結伏積

○痞部鄙切腹中結痛

不食

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

一作肉

非

獨瘡癘為也忽捧教命

捧一作奉

乃知幸為大君

子所宥欲使膏盲沈沒

左傳成十年晉侯夢疾為二豎子其一曰

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謂連

復起為人

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

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

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

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軌軌音

不安貌○艱五結切軌音凡事壅隔一作事

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

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

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

更造怨讟讀音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與詆

同旁午搆扇盡為敵讎盡一作便協心同攻外連

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

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

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一無豈有

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一作

無公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

棄廢痼更一無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

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之二又何怪也宗

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

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日猶對人言語求食自

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

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獠音潦夷名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

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割切心腸

沸熱腸一作骨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

人女子陬一作隅無少無與為婚世亦不肯

與罪大者親昵罪大一人以是嗣續之重不絕

如縷每當春秋時饗當一作常子立捧奠顧眄無

後繼者惇惇然一作慄慄然欷歔惴惕恐此

三十九小九八

河東雜記

三

世綵堂

从善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

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為主

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

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

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

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

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

而揖之孟子脅肩諂笑病于夏畦無不受子

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畦音攜

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
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
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
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
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僂音復
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
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盥音
管又古玩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蒲瓜誠憂恐悲
切二二天小一之文

河東卷三十一

世錄堂 从善

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

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一本作被僅以百

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

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娶孤女云搗婦翁者

我乃無兄終不自明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

倫曰臣三娶妻皆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

卒光史籍冊一作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

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匡章被不

孝之名孟子禮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今已
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此是乎
無古人之實為一字有而有其詒欲望世人之明

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

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

金償後告歸者至而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漢
歸金亡金郎大慙

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
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愧而

送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伐鄭欲

以詹與晉人將烹之詹拮鼎耳而歸之鐘儀南
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

音卒獲反國左傳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

樂操土音不忘舊也君盍歸之叔向囚虜自

期必免左傳襄二十一年欒盈出奔楚晉囚

向叔向曰必祁大夫范痤騎危音奇危棟切

也以上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

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則奈何王

以生座市有如座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

出蒯通據鼎耳怪切蒯苦為齊上客

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各吠

非其主上乃赦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掉
惠王時曹參為張蒼韓信六斧鑕音質

河史卷三十一

五

廿九堂

終取將相西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後

至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

將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

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賈生斥逐復召

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

宣室西漢賈誼洛陽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為

室倪寬擯死新唐書後至御史大夫寬為廷

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

史之北地視畜其後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

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

說其意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

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

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後

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此皆瓌偉博辯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澆忍也○恆音匡怯

忍垢濁也楚詞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

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

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

欲秉筆翫縷○翫力禾切縷音呂好視也一

神志荒耗前後遺忘音妄漢書楊惲傳以陪

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底滯一作底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

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

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作上一亦不堪當世

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

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存一無字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雖一無字退託先

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

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

河東卷三十

七世孫堂

甘與酣同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

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一本戀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楊憑拜京兆尹與李

憑江西姦賊憲宗貶為臨賀尉

時元和四年也公嘗遺憑子誨

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

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

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

夕歸朝廷復大任此亦云丈人且

元和五年詔以為大僚考憲宗紀

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丈人字俗

則遠矣大抵亦尊者之稱吳越春秋載人役人

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作莊一鋪陳廣大

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

末以愚蒙剥喪頓瘁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

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作一

是乃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許一作取而激其忠誠

為若者忠一作中是用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

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

八河夏卷三一

八世綵堂

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古下一字其難非苟一

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

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

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

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見書臯

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史記孔子曰以言取人失

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

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子羽乃澹臺

也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

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

陵人
世祖
即位
論功
當封
將召
見才
如王
景

略以
尹緯
為令
史秦晉載記尹緯後事姚萇為

佐命
元功
萇既
敗苻
堅遣
尹說
堅求
禪代
堅

宰相
才也
不亦
宜乎
王景
略而
朕不
知是
皆終
日

號鳴
大吒
切○歎也
陟駕
而卒
莫之
省無
之而
工

言者
賊也
趙括
得以
代廉
頗史記趙奢傳趙

將兵
拒秦
秦遣
間言
曰秦
之所
患獨
畏馬
服

君趙
奢之
子趙
括為
將耳
王以
括代
頗括
之

父母
諫王
括徒
不能
讀父
書而
馬謖
得以
惑孔
明

也蜀志馬謖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

然以
謖為
參軍
戰于
街亭
今之
若此
類者
不

為張
郃所
破○謖
音縮
亭

乏於
世將
相大
臣聞
其言
而必
能辨
之者
亦

妄矣
無之
而不言
者土
木類
也周
仁以
重臣

為二
千石
西漢周仁武帝立以先帝臣重許

靖以
人譽
而致
三公
成致下許靖踰城降先主

以此
薄靖
不用
法正
曰靖
之浮
稱播
流四
海

若其
不禮
天下
之人
謂公
為賤
賢也
於是
以

靖為
近世
尤好
此類
以為
長者
最得
薦寵
史

司徒
為近
世尤
好此
類以
為長
者最
得薦
寵記

無害
謂不
刻害
也其
於田
野鄉
閭為
匹夫
雖

母害
謂不
刻害
也其
於田
野鄉
閭為
匹夫
雖

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孟子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柝他各切。夜所擊之木也。則必敬其事論語事君敬其

食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

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

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

致之巖廊之上揭去謂也。切舉也。蒙以絃冕翼以徒

隸而趨走其左右一字無豈有補於萬民之勞

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不字下一凡以

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

人河東卷三十

世綵堂

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

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

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

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憇我哉渠記

也切毒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

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

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

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

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

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之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操一作探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屈

原馬司馬遷 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

人河夏卷三十一 十一 世錄堂 奎

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累力若皆

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

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大曆九年憑中進士十三年疑中進士天

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凌子元和 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

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

賦之字茂孝嘗為華山

賦示韓愈愈稱之

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一作孔氏之志

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

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為文

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第一無乙至尚書郎

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

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

利病知一無字去年吳武陵來武陵元和二年中進士三年謫永州

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

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書一無字庶幾鏗鏘

後漢文 八河更夫三二 世編堂 李

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

一無古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

今一本二以相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

能動人安肯傳其書楊雄贊相譚曰凡人賤

祿位容貌不能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

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

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一笑有則世之高

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

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

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

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

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

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世一作人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

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

來一無字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

然音一冒目少晴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

沮一作怛○霾音埋風雖有意窮文章而病

雨土也詩終風且霾 三十五十七小字用四 可更卷三一 世錄堂 泰

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

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一本無五年之

閒四為天火所迫天一作大徒跣走出壞墻穴牖

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

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

意一矻矻自苦矻丘八切與砧同堅也突

作健以危傷敗之菟哉中心之悃悃鬱結悃

口本切誠也悃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許

非孟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

容

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至一作止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

三八十七 小學六

何夏卷三一

一四

世綵堂

方

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公娶

疑女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

子一本無然無一日之命楊氏孕而不育至今無以

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

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一作祀或者猶望

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

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

也厭棄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

為念流涕頓顙寫曩切布之座右一作不任感

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裴墳堽之弟字行具此書唯不詳其爵位公時在承

其書曰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考其時蓋當吐突承

元和中四年書必此年作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

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

河東先生二

十五世綵堂

棄惟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一作獨僕之罪

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

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

幸乃一售不得者壽張排根書人為壽張欺詐

也○壽音軒根胡根切一僕可出而辯之哉

本作恨見漢書灌夫傳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

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一無不知其卒

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

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

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
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
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
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

熙熙見史記貨殖傳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

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
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

劉向別錄云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

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

河東卷之二 二六 世錄堂 其

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

時吐突承

璿討鎮冀王承宗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奚

虜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

文之罪

流言飛文出劉向傳

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

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

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

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

無恙

餘亮切憂也一無嘗得二字

一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

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

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
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一作勉新唐史蕭俛書在許孟容書前按

俛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

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是俛

為翰林時作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
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

江表集卷二十一

世綵堂

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

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

爾

子京新唐史自思謙兄止焉爾竝刪去

僕不幸

唐史刪二字

嚮

者進當艱輒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

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

唐史刪乃

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

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

史刪則然僕字之字

當時年三十三

永貞元年

甚少

唐史刪少字

自御史裏

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

者怪怒媚嫉音冒其可得乎唐史刪凡人皆

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

壓當世聲一作名世之怒僕宜也唐史自凡入止

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唐史刪辱在附

會聖朝弘大弘一作寬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

怒唐史刪謗語轉侈囂囂囂音傲漸

成怪民民一作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讎人

之心讎一作言日為新奇務相喜可喜一作悅自

何更矣三二

八

世錄堂

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唐史刪萬

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

致此唐史自伏自止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

者今已三十七矣唐史刪六七長來覺日月

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

身矣唐史刪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

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唐史自兄

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脰馳偽切

重上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

聲

肌革瘵慄○瘵山錦切寒病一作瘵七感切

詞毛髮蕭條瞿然音○瞿句注視怵惕以為異候

意緒殆非中國人也人下有楚越間聲音特異

鵠舌啁譟孟子南蠻鵠舌之人○鵠音卓今聽

之怡然不怪怡一作恬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

自然嘒嘒許堯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

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

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

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

河夏卷三十一

廿九 世錄堂 升

笑哉讀周易困卦唐史刪至有言不信尚口

乃窮也唐史刪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

音陰不思與木石為徒唐史刪不復致意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唐史刪豈非命歟

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余唐史刪

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

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

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袂彌而矜自我

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唐史自獨

去並刪然居理平之世避高宗諱治終身為頑人

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

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是時吐突承堆

望於賊平慶雖朽枿腐敗○枿牙割牙結二

有及罪謫耳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菌

切株作一釋廢瘠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

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一廛二

河東卷三十

世經堂

一家之朝夕訶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

居也木鐸者金鈴木舌武事振金法宮獻之法宮法宮

正殿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

太平之人矣唐史刪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

一言焉唐史自此在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按建本傳貞元中補

學者或以建鄭餘慶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

書八人他皆藉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

此書在永時作也此書在元和四年前過

杓直足下

建字杓直遜之弟也○杓音標

州傳遽至

○傳去聲

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

禹錫字劉得足下前次

得足下前次

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

○藿徒切

人足音則蹙然喜

莊子逃虛空者藜藿柱乎

足音蹙然而喜矣○蹙巨恭切喜貌本註云人行貌

僕在蠻夷中比得

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

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

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一隔

塞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

音戰寒動也坐

河東卷三十

世森堂

世森堂

世森堂

世森堂

則髀痺

○髀部禮切股也痺卑利切足氣不生也濕病

所欲者補氣

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

忽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

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

大蜂

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

名反鼻虺色如土俗呼土仰空視地寸步勞

虺許偉切蝮芳六切

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

詩為鬼為域域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

亦謂之短狐即射工也亦名水弩

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痛

一羽作虎切

時到幽樹好石斲得一笑已復

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

周禮三罰而歸于園土註園土獄城

也一遇和景

一有出字

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

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

六尺曰尋

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

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

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

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

時建為翰林學士

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瘞

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

避人為民

不必立事

三〇〇四十五

河東卷三十

二十一

世錄堂

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

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

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三十年客

耳

三或作四

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

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

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

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

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列子榮啓期曰貧者

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

照僕○照吁二切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

人一作若即不復照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

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墳蕭僕

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

近地敦詩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

書見之勉盡志慮或誤作輔成一王之法以

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河夏卷三十一

二十三

世綵堂

與顧十郎書

觀集中送苑論序謂初與論同薦于京師是歲

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

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

下竝就重輕之試顧公蓋少連

也今以門生具官致書於顧君

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云始

少連攜少子師閱奔行在有詔

同止翰林院則顧氏子豈師閱

耶十郎一本作十一郎公時謫

四月五日一作月一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

正負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

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

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

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

煦起起起○煦吁句切吹也便僻匍匐以非乎

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颺逝

遙○颺甲切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

人之非己也一作世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

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

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

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

河東卷三

二十四

世綵堂

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

科十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

然而中間招眾口飛語譁然壽張者豈他人

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禹錫貞元九年

第中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

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

為親戚門生光寵少連贈尚書左僕射謚曰

敬則謚贈之榮亦諸門生不意瓌瓌者晉書習鑿齒傳瓌瓌常流

碎瑣瑣也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

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
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
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
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
蓄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
散擯抑○擯必刃切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
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始下字偃蹇退
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
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嘗

二二五 世綵堂 升

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一有中而他人無以

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

逮論語古者言之不逮也儻或萬萬有一可冀一本

作幾與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

感激浪然出涕音郎書不能既一作就宗元謹

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



